



名家名作宝库

第二十一辑

中国近代

ZHONGGUO JINDAI
MINGJIA MINGZUO BAOKU

李大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215.2
20
:21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第二十一辑

李大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李 大 钊

杂 文

庶民的胜利	(1)
再论问题与主义	(5)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13)
Bolshevism 的胜利	(21)
关于出版蔡和森《俄国社会革命史》的两封信	(28)
挽孙中山联	(29)
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	(30)
列宁不死	(32)
祝黎明会	(33)
新纪元	(35)
劳动教育问题	(39)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42)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	(45)
过激派的引线	(48)
阶级竞争与互助	(50)
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	(54)
什么是新文学?	(56)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58)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78)
北京的“华严”	(87)
新自杀季节	(88)
面包问题	(89)
政客	(90)
过激乎？过情乎？	(90)
乡愿与大盗	(91)
放弃特殊地位	(91)
秘密外交	(92)
死动	(92)
普通选举	(94)
光明与黑暗	(94)
强国主义	(96)
混充牌号	(96)
统一癖	(98)
白人阀	(98)
解放后的人人	(100)
宰猪场式的政治	(100)
太上政府	(101)
第五师军人	(101)
黑暗的东方	(102)
牢狱的生活	(102)
不要再说吉祥话	(103)
新华门前的血泪	(103)

改造	(104)
哭的笑的	(104)
威先生感慨如何?	(105)
赤色的世界	(105)
最危险的东西	(106)
光明权	(106)
我与世界	(107)
忠告黎明会	(107)
真正的解放	(108)
战栗	(108)
灰色的中国	(109)
万恶之原	(109)
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110)
日本人听者	(110)
赤色青色	(112)
难兄难弟	(112)
秘密……杀人	(113)
大笑话	(113)
新鲜名词	(114)
圣人与皇帝	(114)
黑暗运动	(115)
双十字上的新生活	(115)
文治国庆	(118)
面包运动	(118)
时代的落伍者	(119)

应考的遗传性	(119)
时间浪费者	(121)
最有力的调和者——时代	(121)
人与禽兽	(123)
参战军呢?	(123)
谁是“有实力”者?	(124)
牺牲	(124)
妨害治安	(125)
出卖官吏——蹂躏人格	(125)
掠夺物品的遗迹	(127)
死	(127)
寺内死了	(129)
“鼓吹共产主义”	(129)
联人社会	(131)
圣裔的恤金	(131)
那里还有自由	(132)
一个自杀的青年	(132)
被裁的兵士	(134)
归国的工人	(134)
“一心一德”	(135)
“五星联珠”“文运大昌”	(135)
“用民政治”	(137)
“中日亲善”	(137)
主义	(139)
什么是歪史	(139)

※ 目 录

禁止说话	(140)
工读(一)	(140)
工读(二)	(141)
互助	(141)
大联合	(142)
生活神圣	(142)
物质和精神	(143)
又是一年	(143)
忏悔的人	(144)
哭冯国璋	(145)
低级劳动者	(146)
整顿学风	(146)
真是梦话	(147)
“特别体恤”	(147)
知识阶级的胜利	(149)
好一对兄弟国家	(149)
山穷水尽的青年	(151)
精神解放	(151)
红萝卜党	(152)
乱七八糟	(153)
变革的原动力	(153)
人治与自治	(154)
民众的新年	(154)
近来的倒戈运动	(156)
堕落的法兰西文明	(156)

黄昏时候的哭声	(157)
北京贫民生活的一瞥	(157)

诗 歌

登楼杂感(二首) 戊申	(158)
哭蒋卫平(二首) 辛亥	(159)
题蒋卫平遗像	(161)
岁晚寄友(二首)	(162)
吊圆明园故址(二首)	(164)
咏玉泉	(165)
有感	(165)
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	(166)
太平洋舟中咏感	(167)
神州风雨楼	(168)
送别相无	(169)
答霍侣白	(170)
筱舫寿山将往阿尔泰,诗以赠之	(170)
前意未尽更赋一律	(171)
复辟变后寄友人	(171)
山中即景(三首)	(172)
悲犬	(174)
岭上的羊	(175)
山峰	(176)
山中落雨	(177)
欢迎陈独秀出狱	(178)

杂 文

庶民的胜利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我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们所听见的，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尔维亚主义”咧，“大……主义”咧。我们东方，也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词出现。我们中国也有“大

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的战争,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大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

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

有什么差异。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

再论问题与主义

适之先生：

我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 31 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它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

（一）“主义”与“问题” 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

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什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灭。从前信奉英国的 Owen〔欧文〕的主义的人、和信奉法国 Fourier〔傅立叶〕的主义的人,在美洲新大陆上都组织过一种新村落、新团体。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组织了一个“新村”。这都是世人指为空想家的实验,都是他们的实际运动中最有兴味的事实,都是他们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继承者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团体在那里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组织,作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标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社会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Owen〔欧文〕派与 Fourier〔傅立叶〕派在美洲的运动,虽然因为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他们的理想,就象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的一样,归于失败了。而 Noyes〔诺伊斯〕作《美国社会主义史》却批评他们说,Owen〔欧文〕主义的新村落,Fourier〔傅立叶〕主义的新团体,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永远存留在国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几百万不曾参加他们的实验生活,又不是 Owen〔欧文〕主义者,又不是 Fourier〔傅立叶〕主义者,只是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只信社会有科学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还有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犹尚僭存。这日向的“新村”,有许多点象那在美洲新大陆上已成旧梦的新村。而日本的学者及社会,却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说,他们的企划中所含

的社会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来信也说:“此次东行在日向颇觉愉快。”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它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新觉罗家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产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

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

(二)假冒牌号的危险 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亚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书,人人都称赞他,却没有一个人读他。马查士留下了一部书,没有一个人读他,大家却都来滥用他。英人邦纳(Bonar)氏早已发过这种感慨。况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就难免招假冒牌号的危险。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叶得了群众的照顾,就有汪正大等来混他的招牌。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辞,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牌号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可是这种现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的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越发应该一面宣

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三)所谓过激主义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 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于布尔扎维克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扎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孟和先生欧游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杀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ew Republic》〔《新共和杂志》〕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扎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人造的。以后展转传讹，人又给他们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